

說苑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論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

卷十一

說苑

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廟道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聞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

國朝  
善說  
卷十一

吳曰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刑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閔邱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閔邱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

卷十一

說苑

二

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閔邱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罕賤無以貴先生閔邱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邱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

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邱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氏祖朝願請問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射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

卷十一

說苑

三

何爲籍呼車驂謂其御曰嘗呼者呼乃吾事也子嘗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驟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乎王曰未論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

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不入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讐韓氏之虐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蒼蒼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葦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

卷

說苑

四

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靴傅之成武丁夕夢曰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忘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

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合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山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鼉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卷五

說苑

五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編屨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合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蒨比張翠蓋而檢屋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盪兮拊草濫予昌枻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晉晉縵予乎昭澶秦踰

淩悞隨河湖鄂君子舊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嘗詬恥心幾頭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舊乃檜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舊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權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舊臣獨何以不若榜柁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定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推道之

卷上

說苑

六

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隘絕不及四隣誦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憂盈匄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子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詔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七獵乎平原廣罔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定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之連五國之約南面而

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泉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踣躅其足而歌其上眾人見之無不歎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妾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遽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聞上客將何之遽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土可以託色中

金土

說苑

七

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遽伯玉曰謹受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土楚王曰何國最多土遽伯玉曰楚最多土楚王大說遽伯玉曰楚最多土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費盭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盭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土可以託色中土可以託辭下土可以託財以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遠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  
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  
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當過而賞淫人無過  
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  
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  
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  
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  
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  
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  
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

卷十

說苑

八

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白純進之張  
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  
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  
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白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  
不贍者先生易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倘錢發君  
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  
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大秦者四塞國  
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  
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問謀固不遇臣矣孟  
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  
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  
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

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父雄俊之士與之合  
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  
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  
謂衣新而不舊食廣益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巨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  
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  
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  
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  
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巨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  
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  
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慮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

卷十

說苑

九

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  
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  
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  
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  
城者將舍之不善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享其尸陶君  
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  
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  
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  
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  
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

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嘗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曰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曰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

卷一

說苑

十

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椹楛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

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愛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極楛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主厭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

全

說苑

七

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知吾言使者曰王

全

說苑

之鼓瑟未嘗悲君此也王曰宮商國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溼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賞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慮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萃萃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越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舍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首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

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百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趨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人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

卷五

說苑

二

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書出嬰離刺王子麋息蒼雉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合怒未發指厲於天下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卽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子貢曰魯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秣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莫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

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冕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冕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擊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冕敬獻庖廚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

文侯自讀晨風曰鴛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

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帥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資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庸以大民堅而眾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子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

卷五

說苑

四

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卽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袞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囚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推結貧謀見陸生陸生曰說佗曰定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定下棄反天皆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大秦失其地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負簞飯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不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問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

卷二 說苑 五

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踰臨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啜飲數月曰越中無定與語至生來令我日問所不問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邱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

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用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薨竟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遊水神也今大國有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金主

說苑

六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偵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愀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愀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遠靡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負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因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僕而嘗高樞者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楚王

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李不剖橘柚不剖今蕭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區區三百閭張

卷十一 說苑 七

秋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設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費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設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繫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執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贊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

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憐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離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歇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平淄渰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教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教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平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營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相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問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起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

卷上 說苑 八

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黯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合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

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  
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于大夫以爲  
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  
乎遂出不反

卷上

說苑

九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善惡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入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在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

卷三

說苑

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降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虛謙平則虛險矣則虛危曲則虛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憂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

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  
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  
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垂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  
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  
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  
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  
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  
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  
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  
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

卷三

說苑

二

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  
必是也乃令僮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  
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  
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綬紼  
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  
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  
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  
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  
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

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  
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  
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  
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  
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  
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  
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  
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踣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  
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  
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因請屠餘曰君次之  
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  
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

金三

說苑

三

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  
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  
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澆之城不沒者三板  
縮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  
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甯生甯人馬相食城降有  
日矣而韓魏之君無憂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  
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  
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  
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

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  
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

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

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

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

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

言地計眾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

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

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

卷三

說苑

四

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

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

矣國有此五者母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

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

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

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

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

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

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

將兵而往來虜甚眾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

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

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  
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  
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豈可便從政乎對  
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  
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  
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  
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偁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  
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  
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  
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

卷五

說苑

五

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  
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  
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實利矣不作高門  
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  
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  
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  
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  
其眾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  
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

夫吳君恤民而向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具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

卷三

說苑

六

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海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敷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罰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旣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徒薪曲埃之策而使居燔

髮灼爛之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四疋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  
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  
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  
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  
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平桓公乃分山戎之  
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魯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  
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嵩天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  
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善此方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  
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  
後車入門文子問嵩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

卷三

說苑

七

子昔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禭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  
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其過故興衛奚其亡  
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  
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  
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  
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  
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  
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  
而曰將將之臺官官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

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眾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管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子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

卷三

說苑

八

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計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當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百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尙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人百職明年又不供百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隨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高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

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眾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燬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燬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

卷三

說苑

九

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餓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生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可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

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軌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掇靈公之手而擗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舉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吏問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所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慮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

卷三

說苑

十

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廡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言而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言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疏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

卷五

說苑

十一

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人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卻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卻吾涉而從子子上卻因

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冀弘也數見冀弘於周因侂書曰冀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

卷十三 說苑

三

冀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

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邱秦楚患壺邱之城若秦恐而歸

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

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

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

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園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

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圖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鄭先問鄭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各姓擇鄭之

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毀

之以猴若盟狀鄭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

取鄭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始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人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卷三

說苑

三

說苑卷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  
實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公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  
遺躡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  
巍巍乎惟天為大性堯則之易曰無首言此蓋人君之公也夫  
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  
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  
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  
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  
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慝生違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  
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  
多僻言不公也

卷四

說苑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  
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謁以位讓季子季  
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  
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  
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  
亦兒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  
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為  
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  
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  
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

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向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戕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眾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知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邱爵土等其地不若營邱之美人民不如營邱之眾不徒若是營邱又有天

卷四

說苑

二

國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人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下居成周也其命輶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有姓敢無申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輶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不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

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越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桀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萬石之磬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寧固然無以應之而有慈色入之曰令之言乃合眾觀我遂罷謀無神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及繡被臺榭菽粟食是鴈出而見堯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餓而死公曰噫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食鴈食

卷五

說苑

三

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殫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健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國府慮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殫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睢於齊主寺人春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孺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孺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雖與  
寺人春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扼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  
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雖與  
寺人春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  
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  
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  
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曰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  
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  
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

卷四

說苑

四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  
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  
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  
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  
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嘆曰而有用我者  
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  
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  
戰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  
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  
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

匄晉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眾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輿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逃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匄匄救之楚令尹虞邱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殮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

卷四

說苑

五

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邱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宋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馬虞邱子家子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憊人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愾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眾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千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

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亨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桓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郢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摺萊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車而

卷四

說苑

六

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舍尹之族也而釋之于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

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露者斬其軛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踐露廷理斬其軛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

卷四

說苑

七

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實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

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  
虧損主之法合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  
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  
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  
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  
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  
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卷四

說苑

八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

卷十五

說苑

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王不知起不肯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肯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指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指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所棄逆之至也淫佚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

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噫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致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子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眾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眾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趙文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申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

卷五

說苑

二

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搏辱不行大爲天下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夷畢人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卽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  
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  
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  
不能下齊嬰兒譟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  
梧邱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  
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蓆立則杖雨  
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  
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  
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  
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  
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

卷十五

說苑

三

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甃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  
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眾也不  
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單其眾練其精銳礮  
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盲亂擊其行陣連  
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合賞  
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  
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  
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  
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  
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曰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

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受軍以買利買責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志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曠登已具行不出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顯後至涇城令死至今涇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威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旄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軫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尙在肱北眉睫之

卷五

說死

四

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三子者各言爾志三將聽之子路子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勇戰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戰構兵賜願著編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

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鱸芷不同鱖而麋羹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倦倦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眾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眾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桀

卷五

說苑

五

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眾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

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

卷五

說苑

六

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旬桓公欲伐濶陵其滅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眾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濶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旣至天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退乎五將鏃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

鄧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二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諸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後孔子斬少正卯以變眾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卷五

說苑

七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綏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篇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問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問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智足以移眾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陞

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悅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臆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